

獨清三種

上海
長安出版部發行

從溫飛卿說到北平

不知道在甚麼書上看過一段關於溫飛卿的故事。那故事是這樣：有一位貴族中的小姐，讀了溫飛卿香豔的詩歌，幾乎要發起狂來，用了狠大的心機，纔和詩人見了一面。然而不幸得很，溫飛卿底面孔却是醜得叫人害怕，這即刻使得那位小姐氣得縮了回去。可是當她回去了以後，一讀到溫飛卿底詩時，便又忍不住想起了他。。

故事是就只到了此地。但是我以為還應該再添上一個尾巴：應該再說，當那位小姐出嫁了以後，她底丈夫却是一個外表動人，而胸無點墨，性情狂暴的武夫，於是她，飲泣吞聲於這淒涼的環境之下，而將心靈永遠寄託在溫詩人底身上。——這樣，纔可以使

得那個故事更加小說化了。

若是那個故事是實有其事，那麼我添加的尾巴，也怕會是必然的現象。而且這不僅限於男女關係，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很普遍。而且這不僅限於是已往的陳迹，眼前也不少這等事實。唯心的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國人，對於任何悲慘的事都會以為並不是全沒有安慰，只要心靈有所寄託，甚麼都是可以的。

不信單看平津危急的當時，我們高等華人所發出的飄渺出塵的議論！他以為北平是古文化所萃的區域，甯向帝國主義者妥協讓步，受到絕大的犧牲，而有過光榮歷史的北平，可以為我高等華人寄託心靈的北平，萬不能讓牠損壞。

大哉此言！“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壘”。北平為古今賢士優游之地，損壞了那兒的一亭一閣，即便砍了敵國帝王底腦袋回來，這種抵抗也還不算值得。所以我們不如暫時忍辱，和帝國主義者妍譚，縱令眼前有些煩悶，幸得北平巍然猶存，仍然可以神游太虛，和往古的文化魂夢相接。帝國主義者你來，我們準備溫存地抱着你底大腿，悠悠地渡過“五十年”的長夜！

但這古文化的“古”字，在腦裏響了幾遍，便有些“古”怪。古文明國的埃及，印度，巴比倫，應加，今日不都貼貼服服壓在帝國主義者底腿下？那些開羅，毗舍離，巴比倫，古斯各等文化區域底古色古香，對於現在帝國主義者腿下的遺民，遺骨，可引起了甚麼興奮的作用？這樣想來，不免寒心了。

這聯想也許錯了。有人說北平和那些古城不同：那些古城底文化已全然湮滅，而北平則還是整個。這却是真的。但不知北平底文化，表現在甚麼地方？大約總不是在人底頭腦上。因為人是活的，可以飛機輪船，上天下地地走動，眼前許多名人，離開了北平也還能到外國去講演學術，訂立借款，購買軍器，精究高而夫球等等文化工作(?)，便是明證。所以值得我們犧牲國體主權土地人民以去保護的北平文化，必是那些沒有生腳的“皮裘”“字畫”，金石古董的東西。然而在紅絲還沒有完全拉攏中日底腳時，故宮古物的訟案，便已喧騰海內，安全區域底文化，能安全到幾時，却不能無疑。

但這且不必管牠，北平在過去總還是中國文化

底中心，以前牠有過無數億萬的絲，牽住了四萬萬同胞底緊念，可是參看印度巴比倫底往事，五十年後壓在帝國主義者腿下的同胞，可還有幾個起來緊握那遊絲？

萬一不幸中國像前面追慕溫飛卿詩人的那位小姐，香消玉殞於傖夫之手，而吟出“郎情柔似水，妾命薄如花”的絕命詩時，我們唯心論的高等時賢，又將怎奈何？

閑人說

吳自牧底“夢梁錄”中有一篇關於“閑人”的記載，開首解釋閑人底意義道：“閑人本食客人”。接着他便把這種閑人分成幾類，最後作結論說：“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必滿其意而後已。”總之閑人是一種沒有一定職業，靠人生存，游蕩好閑的人。

但是在同書中記杭州德壽宮的一段，內中說：“其宮中有森然樓閣，扁曰‘聚遠’屏風大書蘇東坡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閑人’之句。”這兒閑人，却就另外換上了一層意義了。就是：閑人是最高尚的人。而最可使我們注意的是：皇帝都想當這種“閑人”。

在中國文化史上，我們可以看出“閑”字是佔重要地位的。不說別的，只就一向士大夫們所奉行的“忙裏偷閑”的哲學來看，便可以明白一二。一向詩文中常用“塵勞”這兩個字，就是表示根本看不起人生的鬥爭。“閑”是“雅”，“不閑”是“俗”：這幾乎是全中國一致的觀念。從前八行書上總愛寫一些對仗的句子去描寫對方清閑的生活，接着便說“雅人深致，堪羨奚如！”不消說便是此意了。

從皇帝算起，全中國都在做着閑的工夫，這成績自然大有可觀，結果在社會上浮出大批的食客人，自是意中的事。

不過現在中國確是進步了。第一，皇帝總算是沒有了，其次，士大夫也變了樣子了。以“閑”為“雅”的觀念，似乎也早已死滅。我們且看：要人為要“靜坐臨墨”，却用去給學校寫“忠信節義”的扁額；詩人為要使詞風不墜，却用“解放”的名義來號召，並且還極力聲明不是為了“有閑”：這都是和從前極相反的現象。但是却有一件，便是“忙裏偷閑”的習慣，似乎還未曾改除。只就以上所舉的兩樁事實來看，雖然儘管是觀

念不同，然而畢竟還留着我們“和平民族”底傳統精神。這層，却總是應該給表揚的一點。

更進，吳自牧所紀載的那些“食客人”的閑人現在也都變了形式了。從前那些“食客人”是倚靠士大夫爲生，而現在代替士大夫的高等華人却做着洋主子底食客。吳自牧站在從前士大夫底立場上所說的“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現在却輪着洋主子來說今日的士大夫了。往日士大夫施之於人的却被人施之於今日的士大夫；這個，就是真正的社會進步！

總之做“閑”的工夫始終是我們中國底特色。在民族方面是傳統精神，在文學方面便是所謂“文統”。算是從“笑而不答心自閑”的大閑人一直到目前的文學家都還是守此文統不衰。在不久以前，我看見了一家“三閑書屋”出版的叢書和一本名爲“三閑集”的雜感集，更證明了這個觀察的沒有錯誤。

展 卷 偶 感

(一)

蒲克羅夫斯基底“一九零五”敘述“日俄戰爭”的一章在描寫當時沙皇政府對於日本的心理道：

“……日本那樣的小國和俄國這樣的大國一比較起來算個什麼呢？一九零三年夏天“新時代”載着“日本要和我們打仗，那便是自己送死”一點也不錯。”

又描寫尼古拉對於日本的提議——關於滿洲和高麗的——的答覆，說那意思是：

“我們是滿洲底主人，這自然不必說，但是誰是高麗底主人，那却還得想想看。”

這位歷史家用了他那利犀的筆鋒給當時俄國底沙皇政府做了幾幅很動人的諷刺畫，使我們簡直像

看見了一個帝國主義者底誇大而可笑的面孔。當時俄國所以那樣一敗塗地的就因為那個面孔擺得太得十足了。這使我們不能不想到現在的日本。

然而歷史終是歷史，終不能和現在的事實完全一樣。當時的沙皇政府固然是因為誇大而失敗，但是現在的日本却因為誇大而成功了。

不過僅僅有一點相同，那便是：現在的日本却還是把俄國當成牠最大的仇人。

蒲克羅夫斯基又描寫當時沙皇政府對於日本是幾乎不理，要理的却是本國做革命運動的猶太人。他重述沙皇政府官員底話道：

“只有在境內從事革命的猶太人纔是俄國國際政治上的大敵。”

這現象却是到現在還重演着。不過當時是俄國而不是日本，現在則不僅僅是日本而已。

(二)

大喜劇家莫利哀有一個很出名的諷刺劇本，叫作“擺架子的蠢才”，內容真算是盡滑稽之能事。情節是兩個土財主底女兒爲了要擺架子，得罪了兩個求

婚的人，後來却竟受了大騙。戲底場面是這樣：兩個受了氣的男子爲了報復那兩個女子底無禮，便叫他們底兩個僕人裝作侯爵和子爵去和那兩個女子會面。結果是兩個小姐招待了這兩位人物，在一場滑稽的舉動之後，兩個主人突然跑了出來，把假侯爵和假子爵底衣服給剝得乾乾淨淨。當剝衣服的時候：

假子爵 再會了，我闊氣的衣服！

假侯爵 侯爵和子爵坍台了。

主人一 噯，噯，痞子，你們胆敢來擋到我！還是去到別個地方找些玩意來叫你們底乖乖開心好罷。

主人二 拿我們底衣服來糟蹋我們，這糟蹋得太不成話了！

假侯爵 我底老爺，你怎麼是這樣的變來變去呀！

這很有意思。這使我們想到有權力者和他底敵人衝突時利用他底僕人去作犧牲的一切現象。這說明了權力者底殘酷，也說明了僕人悲哀的命運。

於是，我們又想起了帝國主義者底戰爭……

.....○

(三)

麥克唐納(不是電影上的女明星麥克唐納)在他第一次登台的時候，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很切實地發揮了他當時的政治理論。其中有幾句話道：

“就是很困苦和失業者羣集的地方，像我們國裏不幸而有的這種景況，可是，國民卻決不要因為這個而不去購買圖畫和其他能使人愉快以及使老者少者心花怒放的東西。”

這個教訓真是再妙也沒有。不過，這裏有一個疑問，麥克唐納底話想來怕不是向那些很困苦和失業的人說的罷？要是不然，那便是一個絕大的“不通”。我們很知道那些很困苦和失業的人，他們要聽從這位現代“偉人”底教訓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

然而這位現代的“偉人”給我解答了為甚麼目前我們有電影皇后的選舉，有咖啡館中的甚麼會，有詞的解放運動，有.....

第二



爲滿洲事件

(一)

——爲展開社致國外文學團體——

我們真是忍無可忍，來把我們血渠中的呼聲投向你們。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以橫暴的武力佔據中國東北土地，殺戮，劫掠，直把強盜底面目揭露無餘。中國數千萬手無寸鐵的勞苦羣衆在炮火聲中積屍如山，鮮血污遍了滿洲底沃野，亞洲底風雲一變而充滿了屠場底腥味。

但是，中國底當局卻只以無抵抗的手腕應付這一個悲慘的局面，用“鎮靜”的訓令以壓止羣衆反抗帝國主義的熱烈行動。日本帝國主義遂步步前進，眼

看便要蹂躪到北平，鐵蹄底巨跡將踏碎這東方半殖民地底卑賤的命運。

這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事實。資本主義近年來的經濟恐慌可謂達到了高度，爲想越過這層難關，帝國主義底掙扎只有扯開了強盜底面孔。——奴役本國底勞苦羣衆以殘殺別國，甯可使人類再陷於世界大戰的惡氛之中。

同時，帝國主義間底衝突，爲搶劫贓物的衝突，也是逼到不能互相忍耐的時期。日美兩帝國主義在中國衝突的結果便促成了這次的事變。

更有，帝國主義對蘇俄的嫉恨在牠們不入墳墓以前是不會消滅的。這次事變的逼來又恰在蘇俄底邊境，想從此爆發一個反蘇俄的大戰是無可辦啄的事實。——這也便是所謂“國聯”對於這個事件只想用敷衍的方法去了結的原因。

我們處在一向恐怖布滿了中國，已經是在失了自由的生存中偷活，而這次的事變更助長了我們災難的圍氛，我們幾乎是別個鎗炮下的生物，我們就真好像生來是專爲人來屠殺的一樣。